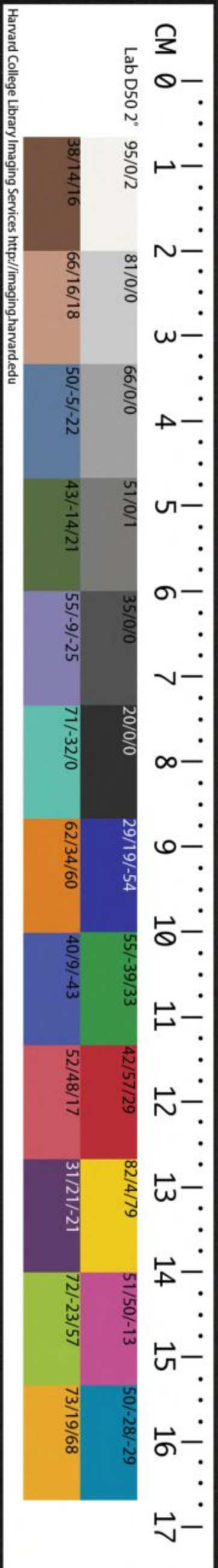


T 2662/313 8(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15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U.S.A.

新刊皇朝正統元運全錄卷之九

卷之九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九

哈伊人等漢和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校正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崩年八十一  
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

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

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

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

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  
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  
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  
昌及應千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呂頤  
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仍敕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  
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蒲州解州屬平陽府  
永新劉氏曰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  
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  
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  
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  
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  
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

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彊宗為霸主糾  
合諸侯為周輿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  
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  
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淠楚戊之彊而犯上盡  
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  
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  
起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遠近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  
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  
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  
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  
夜同坑於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  
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

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  
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  
者而其後有大利害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  
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  
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  
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  
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  
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  
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  
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遥尊乾龍  
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脩身  
齊家  
之效

劉氏時舉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何孟之賢獨  
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  
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仁宗后曹氏並  
宗后高氏神宗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  
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遥尊生母賢妃帝氏為和皇  
后○遥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  
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  
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  
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  
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  
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

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軍今江州軍

○馮滌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

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復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

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

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黃潛善為御營使汪伯

彥兼副使是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

營司主行幸

○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

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棡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

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

確蔡汴邢恕蔡懋等官章惇蔡汴初欲去元祐之人遂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而至誣以廢

立之罪謗及宣仁

劉氏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

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

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

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

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燕山郡今順天府

○以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

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

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九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

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

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

張所  
言五  
利

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  
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  
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  
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  
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  
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  
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拒持也擊與腕  
同手掌後節中  
也  
○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  
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襄趙野  
郃州安置論勸王救援罪未州今來州  
府郃州今寶慶府俱屬湖廣  
○金婁室入解絳慈隰石州河中府隰州今吉州是也巳上四  
州本朝因之今屬平陽府  
石州屬太原府河中府  
今平陽府蒲州是也

○金撻懶入密州

密州今青州府  
渭城縣是也

○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

單州今兗州  
府單縣是也

○六月以仲湜嗣濮王

嗣王仲  
禮北行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李

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已未朔綱入對涕泗交集帝為動容  
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  
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  
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  
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  
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  
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  
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  
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  
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

李綱  
十事

三曰議政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救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洗

濫不可行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

萬謂國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五曰議偽命謂國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

宜傲之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勸士風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七曰議守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情狡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八曰議本政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衝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九曰議久任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尊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十曰議脩德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綱目斷云分註載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顛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有忠悃之謀即為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

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治僭逆罪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

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

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

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

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

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

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

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

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



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儔李覲等○贈劉幹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劉幹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贈靖康伏節死義之臣

許浩曰李綱為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幹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再為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

李綱治國規模

李綱  
經理  
兩河

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  
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  
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  
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  
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  
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  
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  
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  
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  
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  
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

所及傅亮薦焉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  
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  
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  
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  
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皇子粵生大赦○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  
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傅亮為  
二聖通問使如河東金師先是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疆則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  
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

綱草表以粵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晉劉琨為

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帝曰吾恐祖生先我着鞭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後吳越和勾踐友國乃懸膽於座右必仰瞻飲食必嘗膽曰汝忘會稽之耻耶

○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賞功司○以張慤同知樞密院

事兼措置戶部財用○呂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待御史王

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

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賈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

○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張叔夜從淵

中不食粟或時飲湯水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可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白溝河

也宋與遼以此為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澤水由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

金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

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蒲解乎自

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

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

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

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

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

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

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

下令曰為盜賊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

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  
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  
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  
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  
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  
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  
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  
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  
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  
具爲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  
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

宗澤  
單騎  
降賊

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  
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  
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  
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此將  
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  
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  
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汜水縣屬河南開封府  
○金右副元帥幹離不卒幹離不又各宗望 ○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  
募兵入衛○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  
岳飛爲統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  
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  
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  
副使張元孟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

宗澤  
使岳  
飛立  
功

司河北盜賊愈多而民間苦擾不若罷之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帝命益謙下樞密院分折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揚進等皆赴招撫司

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樂技晉人事文公為大夫將下軍趙衰讓之為卿莫敖楚人事見左傳

○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領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其法用靖東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止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

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七月以王燮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詔諸路忠義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桌不食卒年三十九○詔

奉元祐太后如東南○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朱齊愈有罪棄市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

○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

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

李綱  
諫南  
幸

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

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

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罷西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

帝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

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

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

泣以示輔臣

○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

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

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兼御營副使○更號元

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罷河東經制

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

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李綱全進退之即

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諛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李氏燾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

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借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寬州縣脩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此謂也

史臣曰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况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柰何毀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

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豫其  
間為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  
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  
其買馬招軍之罪浚言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

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  
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為奸擅易詔令竊  
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  
宋齊愈厚且善善客也

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  
郡縣相繼淪陷允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  
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為矣

新安胡氏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  
汪黃所說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

惜也張浚後  
封魏公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  
伯彥又疏請帝親征以迎二聖

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  
詆用事大臣善選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遂斬于市

○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  
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  
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朝堂可乎乃為  
東激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金以訛里朶為右副元帥訛里朶太祖子  
也一名宗輔

○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罷買馬○封皇子專為魏國公○  
以王圭為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  
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

行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彥帥岳飛等十一將九七  
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  
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  
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諸彥壁乞糧彥不許  
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  
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



知彥下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矣  
新鄉縣在衛輝府城西太行山在衛輝府輝縣西

○募兵入賞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

撫使○張邦昌伏誅○金闈母入河間府雄州捷懶入祁保州

求寧順安軍自是兩河州郡多屬金祁州屬焉求寧軍今蠡縣

○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

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

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

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

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隆祐太后至揚州○罷帥府要

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

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營使司

都統制濠州今鳳陽府江寧今應天府

○帝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徒太上皇帝淵聖皇帝

于太定府太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鄂州今武

昌府○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以張慤為中

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

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朶兀木婁室分道南

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自同州帥師

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盜丁進降于宗澤金聞帝如揚州

命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以攻河南訛里朶兀木自燕

山由滄州渡河分兵趨淮南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趨滑州

劉衍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元木

遂不敢趨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淄州

金人分道南侵

戊申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二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金

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

宗澤敗金兀朮

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又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復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金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撓往救之撓至滑衆寡不敵或請

宗澤請帝還京

少避之撓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撓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復明法科○金人取末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常熟丁奉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是以能死且其別父克臣有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

狗國吾含笑入地矣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  
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彥舟聞金兵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掠居民南渡

○金人取均房青維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

降之○金銀木可取鄭州○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是時所

汪伯彥黃潛善匿以不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怒貶之

○金薩謀魯入襄陽○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世為農至

薦于朝除知濟南特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而執政拒之豫忿而去

○二月金拔離速取唐蔡陳州穎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

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王榛

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寨聚兵得上皇子信王子榛于民間奉

以總制諸砦五馬山在真定府贊皇縣東

○金遷河南襄陽穎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三

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為西京北路

安撫制置使○四月金兀朮復入河南府翟進復取之○以信

楊時致仕

王榛為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以老疾求去○五

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澤遣子穎詣行闕上

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

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

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

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

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

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宗澤  
請帝  
還汴

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朝廷有大政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以南幸之議于景衡必請之景衡至瓜州得渴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許浩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感之則必發見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决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

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遂復窒而汴終不還讐言終不能復也委親於壑者見夫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而猶反藁裡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反藁裡之心乎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以朱勝非為尚書左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彥治兵刻日大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

東京  
留守  
宗澤  
卒

○張焜卒○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先是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

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  
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  
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  
安帖矣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  
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  
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  
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  
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  
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  
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  
去者什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不許淮南子云虞公與夏戰日  
欲落以劍指日日退不落  
綱目斷云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焉但孔明之佐

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  
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  
時則君闇於上臣佞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  
得君如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  
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歿徒起後人  
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於是  
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

汴後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作金寶三一曰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

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于為義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不可行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主晟以太上

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會寧府在遼東三萬

○郭三益卒○金幹里朶襲信王榛子五馬山砦取之信王亡走不知

所○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在燕京東一千五百餘里

○金粘沒喝幹里朶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

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程

進敗死○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嶽之中嶽也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

○金蒲察婁室取延安府王庶曲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庶

至甘泉而還襄樂縣在慶陽府寧州城東甘泉縣在延安府城西南

○金以為野掌國史○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金粘

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

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九三十二日而陷

○金兀朮取開德府相州開德府今大名府開州相州今彰德府

○吳玠襲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朝享

祖宗神主于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知府州

折可求以城降于金○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

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囑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絕城納款

○金幹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金人入城守臣張益謙裴億降幹里

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幹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幹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

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

余跌呆

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

笑之○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

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

襲慶府今兗州府孔子墓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八里

已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

為京西北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

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

人大怒○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

請免對府淮寧府今開封府陳州

○金粘沒喝取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冰陽金粘沒喝遂入

淮陽次于泗州冰陽縣屬淮安府淮陽軍今邳州屬淮安府泗州屬鳳陽府

○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金人至天長劉

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天長縣屬鳳陽府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

橋而去壬子天長陷報至帝即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

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

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

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

汝之罪鑄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瓜州壩名在揚州府城南

○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祖神

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數里

回望揚州烟焰燭天矣

許浩曰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蕪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金人入真秦州真州在揚州府城西今儀真縣秦州在揚州府城東

○劉俊民如金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金婁室取晉寧軍知

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

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晉寧軍十今延安府葭州

○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七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金人焚揚州

而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

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

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

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

齒○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以王

庶知京兆府曲端知延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

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

于平江府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

○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傅

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

國公粵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

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王室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



然上二人因相結王世脩亦嫉內侍恠橫會百官入聽宣制傳  
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俸下馬詎以結宦者  
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翽分  
捕內侍殺之康復馳入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  
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傅等止為天  
下除害耳帝登樓撫諭之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呼傅等  
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  
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  
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  
之帝諭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梟首與淵首  
相望并捕澤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富即天位  
帝命朱勝非緹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而  
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  
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有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論之曰自道君  
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  
成今日之禍豈開今上皇帝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  
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  
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  
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  
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幸不足  
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揮其軍遂退

○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時改元

張浚 呂頤浩 會師勤王

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毋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  
檄浚慟哭謀起兵討之張浚亦知其偽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  
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  
須侍郎濟以機術無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  
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  
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  
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  
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  
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  
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於是令  
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  
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

齊州府志卷之九 天壽縣志卷之九 十一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高宗紀 十三 五  
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  
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  
傳從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  
真無能爲也張浚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  
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  
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  
而誣浚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  
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顧浩浚總中軍  
光世分兵殿後丙午發平江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  
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大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傳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

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浚

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

二兇謂苗傳劉正彥也臨平湖在杭州府至漢末壅塞晉咸通復開父老相傳

云此湖開天下太平故各臨平殿軍後也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東諸郡○金撻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四月

帝復位

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爲隆祐皇太后以苗傳爲淮西制置使劉

正彥爲副使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

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傳劉正彥南走顧浩浚至杭州誅貶逆

黨有差時顧浩浚軍次秀州顧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

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

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

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  
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  
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  
千夜開湧金門以走辛亥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  
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  
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  
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  
市翟義爲東郡太守王莽篡弒起義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  
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爲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辟易驚動貌  
○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  
免先是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  
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願浩張浚帝問孰

優對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  
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免○以  
呂願浩爲尚書右僕射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  
○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  
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元豐建三省而二相既分班  
至是從呂願浩之  
言三省始合爲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苗  
傅劉正彥○立魏國公專爲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金  
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  
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  
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

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  
 張浚如高郵薛慶降○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遺  
 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  
 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  
 萬里卿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  
 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遼冷山  
 ○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浦城在東建陽在建寧府城北  
 ○翟興誅楊進○六月霖雨詔即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時又兩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復下詔以四失

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緩人之  
 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負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  
 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九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  
 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  
 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  
 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  
 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  
 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穹廬毳幕其形穹密故名穹廬毳幕細羊毛夷人取之為幕

趙鼎  
諫罷  
安石  
配享  
張守  
諫思  
二帝

綱目斷云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宗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于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爲南渡之一幸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府○罷右司諫袁植○金人取磁州○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澂于衡州

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故也

○金撻懶取維萊州

萊州今萊州府維縣屬山東

○皇太子專卒○鄭穀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

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後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升杭州爲臨安府○崔縱如金不屈死之○

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盜

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書凡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

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  
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  
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  
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如

○八月李昉罷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  
王庶罷以王似代之○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如金師時  
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  
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  
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  
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閏月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  
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  
守太平池州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  
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

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  
戰且備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  
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燮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  
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  
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從太平池州

四府俱屬南京鄂州今武昌  
昌府岳州長沙俱屬湖廣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自是不復  
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

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密州今青州府  
諸城縣是也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單州今單縣  
興仁府今曹

州俱屬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為兩浙荆湖等

路宣撫使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初寅疏曰陛下以親王介

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

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  
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  
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蓋和  
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是也非強弱盛衰不  
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  
南仲為東宮官歸依右丞相李邦彥時方被寵眷又陰為  
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遷至城下遂獻  
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神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  
蔓而趨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神師道兩人而已  
機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  
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交結寧誤趙  
氏不負取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  
萬人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  
向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堅確不變度幾戎狄知我有含怒  
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度幾戎狄知我有含怒  
必聞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  
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  
議講武則其餘度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之今  
北並依入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  
所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又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

務實  
效去  
虛文

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  
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  
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諸  
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  
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  
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  
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三曰務  
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

實效去虛文

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脩誓哉大數不為  
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

甲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  
傳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求賢若  
克見既見則不能名者為求賢之實也求賢若  
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實也求賢若  
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  
和顏稱善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吝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  
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實也  
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  
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  
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  
厚等威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  
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實也  
汰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  
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

起天  
下之  
兵以  
自強

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悍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  
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  
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  
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  
如聚斂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  
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  
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  
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旨出  
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  
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  
征求物取辨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  
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  
保土地保人民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  
荒圯上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  
嚴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畢陳而  
前指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  
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  
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  
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  
變自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給養命廣西及辰沅昂靖於見教  
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給養命廣西及辰沅昂靖於見教  
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昂靖於見教  
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

選宗  
室賢  
才

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  
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戰且耕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  
肯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五曰都荆襄自古  
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使復為矣五曰都荆襄自古  
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  
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  
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  
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黎軍築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  
正軍緝以弓手民軍率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  
從陝西以聲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  
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埃治  
盜賊自以精兵二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按轡而  
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  
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  
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薪  
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齊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  
為妄言以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  
敗後世矣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  
弱枝所以鞏固皇圖緒延祐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  
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  
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  
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第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  
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者尚  
此其眾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七



中興無遺策

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書允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綱目斷云胡寅一疏忠憤激烈深切時病誠高宗所宜聽者高宗何聽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頤浩亦不能逃其責矣許浩曰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向非高宗御極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

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巽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以張邵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金人取沂曹州沂曹二州屬兗州府

○高麗請脩貢詔不許○十月金婁宿取永興軍鞏州永興軍今西安府鞏州今

○盜鄴瓊圍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渡浙居于越州越州今紹興府

○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曲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自

趙開理財之善

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  
 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  
 怨言斷而敢行度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  
 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  
 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興元府今  
漢中府

○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  
 康金人入江州壽春府今鳳陽壽  
州黃州府屬湖廣

○十一月金兀朮入廬和州無為軍無為軍今廬州  
府無為州是也

○張浚出行關陝○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入洪吉撫袁  
 州臨江軍滕康劉珪聞金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  
獻棄洪州走金人臨江又陷洪州撫袁二州降之  
復陷吉安虔州今贛州府洪州今南昌府是也  
吉州今吉安府撫袁二州今臨江軍俱陞為府

○孫悟如金師致書請和也○盜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平州

○主管步軍司閻勅自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

慶觀○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錢清江名在紹  
興府城西五十

三里以漢守劉  
寵一錢事得名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

趙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

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

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

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

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

杜克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克而克日事誅殺

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  
 視師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卒及飛  
 帥師迎戰王燮軍先潰卒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  
 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杲迎降充保真州兀朮使人說之  
 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  
 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  
 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入久之  
 得仕○帝如明州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  
 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桑仲陷襄  
 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明州今寧波府○金兀朮入臨安府遣阿里  
 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航于海次于定海縣○皇太后至虔州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

楊邦義死

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  
 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  
 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俊使楊沂  
 中帥師迎戰于高橋敗之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高橋在紹興府城西南  
 ○金人屠洪州○周望及金大臭戰于秀州敗績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次于昌國縣  
 金阿里蒲盧渾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  
 入城屠其民○金阿里蒲盧渾襲帝舟于章安張公裕敗之帝  
 遂如温州泊于港口○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得  
 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屢敗金師破其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燕安撫使  
 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  
 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

李彥仙死

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  
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食盡  
告急于浚浚撤曲端兵援之端素疾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  
陝則金探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  
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彦仙  
投河死大小二百餘戰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  
其餘民而去陝州  
在河南府城西

○滕康劉珪免○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中書令  
知古九世孫世爲大官至是金主召于上京甚驚異之曰朕嘗  
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  
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二月酈瓊降于劉光世○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盧  
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兀朮  
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  
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鼎州盜鍾相自稱楚王  
鼎州今常  
德○赦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江周望走太湖兀朮

入城焚掠而去○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傳雲降○張浚帥  
師入援○三月金兀朮入常州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  
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  
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  
之意○孔彥舟獲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

陽  
龍陽縣名在常德府城東南

○軍賊戚方陷廣德軍  
方江淮軍校也

○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州○帝還越州○韓  
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兀朮走建康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  
入于江世忠敗績兀朮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  
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

於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幢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析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

岳飛  
數擊  
金人  
于新  
城

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維州遣孛董 太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縵實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縵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擻漿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丙申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

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綱元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綱皆自焚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元术遂濟江屯六合縣

世忠以八千人拒元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

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六合縣在應天府西北焦山寺在鎮江府金山龍王廟在鎮江府城西北老鶴河在

淮安府城西新城縣在淮安城西

○呂頤浩免頤浩在位穎恣中丞趙鼎論之也○金當海自荆門北去牛皐

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

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元术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

○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綱罷○以翟興

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

處之○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連州在廣州府城西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劉位為盜

所殺○以陳規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為鎮撫使

○以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

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

戚方降于張俊○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元术自六合

趨陝西○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七月以孔彥舟為

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

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洪皓自雲中密遣人

奏書以挑黎粟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飛

為通泰州鎮撫使○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后

至越州○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虜益罷○吳玠

復末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仲

為襄陽鄧隨郢州鎮撫使

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畧然性剛復既逐王度而奪其印又欲并王燮軍

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貴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穰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未可浚積前疑遂敗之

○以范冲有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以范冲脩正實錄

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

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

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

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

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

冲祖禹之子也○九月太上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

立劉豫為齊帝于太名府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

服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議立衆以折可求劉豫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其腹心高愛裔說之乃從

○桑仲陷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金婁

室取延安府保安軍○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

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

秦鳳孫侂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

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

閔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

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

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

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

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

張浚  
富平  
敗績

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錡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

咎浚之輕師失律焉富平縣在陝西耀州城東南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閬州今保寧府俱屬四川興州今昭陽縣洋州今洋縣俱屬漢中府合州在重慶府城北

○金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名果○金撻懶入楚州淮陽鎮撫使李彥先救之敗死○十月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

秦檜  
首倡  
和議

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里喻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耶

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中帝謂輔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筆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戎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桌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



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棨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  
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納款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  
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問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  
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  
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  
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  
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乘危賣國者不  
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錫鉉乃中國之富貴非  
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舍君父之大恩懷狗彘之私惠國  
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為心  
耳不然何德於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淮寧府名

今開封府陳州是也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  
部尚書○金幹里朶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  
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  
均房州鎮撫使金州在漢中府城東南均州在襄陽府城西北房州在襄陽府城西南金房縣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  
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  
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  
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

劉子羽軍勢復振

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

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

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

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

于岷州大潭孫倭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

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在漢中府褒城

縣東北褒斜谷中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岷州今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大潭縣在鞏昌府西和縣東西階成二州屬鞏昌府鳳州今漢中府鳳縣

○十二月金幹里朶取熙州○金金源郡王婁室卒○建州盜

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

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疇三十戶每

推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

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國五年○夏正德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

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發齋論曰人主愛親而不知所以愛親恢復之志荒矣愛莫

大於父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膝下之奉手足之情固其

常焉使吾親不幸而窘於絕域之危抑鬱太甚所以望子弟

之援且亟也苟有志者於此還之則愛之大者焉而遙拜非

所急矣宋之二帝北行蒙塵邊圉之中俛首強胡之下以萬

乘而受制於一虜人事勢蹙矣國步艱矣高宗而知愛固宜

誓志勦敵恢復中原則沙漠之駕猶有還期何至亟拜遙遙

急其末而不圖其要伸一時之殷勤而不能刷萬古之耻哉

故曰不知所以愛也何為仁事親為大何為義從兄為大喬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梓之父子人孰無之未有不拜父也鴻鴈之兄弟人孰無之未有不拜兄也或者父兄影響者隔他方是豈拘拘於常哉懷愍之讐未復則元帝不宜徒以衰絰爲禮蓋復讐者重也明皇之轍未還則肅宗不宜但以溫清爲思蓋還轍者重也權輕重較緩急此高宗之當親爲迎請可也而何遙拜之圖哉太祖開基汴京定鼎宋金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統天下而并八荒二百年於茲矣徽欽二帝不紀蓋由窮奢極侈卒之以華召夷相繼北轅蓋不共天不同壤之大讐也奮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之至孰有過于是者乎乃曰徽吾父也不見吾父何以安子之心欽吾兄也不見吾兄何以安弟之心况處宮室之邃孰與夫穹廬毳幕之居享饍羞之奉孰與夫膾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孰與夫窮邊絕塞之寒苦覲乎

其形杳乎無聲不得已而有所謂拜者於斯時也鹵簿威儀陳列左右百官珩珮前後鏗鏘且再拜焉且稽首焉今年而拜于越州不已也又明年而拜於紹興不已也又明年而拜于臨安傾一念而遙拜二帝之誠是矣嗟夫爲此舉者是豈知復讐報怨孝子者所爲哉拜父則還父可也拜兄則還兄可也此時而拜不見天下有孝弟之名此時而不拜不見天下有不孝弟之名帝而知孝弟不爲是虛文也金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宋郊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豈豈乎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七廟在天之靈所以責帝者恢復也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帝者恢復也匹馬南渡事非細故於此嘗膽可也於此坐薪可也於此枕戈可也於此復讐討賊可也况夫義聲倡率豈無感動者乎

公卿將相豈無勇畧者乎甲兵車馬豈無繕治者乎非萬全  
不謀非乘時不動繫其君而虜其臣刊其木而湮其井破竹  
之機走丸之勝其將不在我乎羞愧可洗土地可收父兄可  
復何也瞻望之苦今也顏色之歡省問夔夔於朝夕之間唱  
和雍雍於宮室之內而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計  
不出此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戰畧之  
脩勤詔使之通何有乎掃穴之計忘讐隱忍曾無報心致令  
二聖不諱于遐荒之境而感慨流涕者天下同然帝之孝弟  
果何在也雖然中興之業二帝果無志矣獨無二三大臣恊  
力贊成於間乎李綱張浚賢相也張韓劉岳良將也斗筭一  
秦檜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傾上聽而陷忠良  
則宋無宋而金有宋矣萬世誤國之愆不能追矣於乎遺民

一旅尚可興夏甲盾五十猶可復讐高宗不能為少康固矣  
而亦不能為越句踐也惜哉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李  
成陷江州○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漢陽軍鄂州○詔有司舉  
太祖後宜襲封安定郡王者○三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參  
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  
尚之○三月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復錡江州於是俊軍有  
鐵山之號○金兀朮取鞏兆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於是涇原

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鞏兆河樂蘭廓積石西寧俱州名

○張浚退守閬州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為利  
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時金人破福津蹂同  
谷以迫興州浚退閬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益昌

閬州今保寧府益昌縣今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保寧府昭化縣興元府今漢中府福津縣  
今鞏昌府階州興州今漢中府略陽縣

○四月金撻懶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隆祐皇太后

孟氏崩年五十九○桑仲陷鄧州○盜李忠陷商州○五月以張用

為舒蘄鎮撫使舒州今安慶府  
蘄州屬黃州府

○作大宋中興至寶○劉光世使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歸于

行在所斬之○邵青園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

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梅縣成奔劉豫

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交降于張浚○張用復

婁寅  
亮請  
立太  
祖後

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

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

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

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

太公  
大憲

示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憲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

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

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

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

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

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

感歎○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以俟軍事寧歸壙哲宗園陵

○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

○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

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

方山原而已方山原在隴州西南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七月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制

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金

捷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免○八月以孔彥舟為蘄黃鎮撫

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

度從而問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待浚立時

舉以示焉浚素知端度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度等知之即言

端嘗作詩有指斥乘輿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

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

鞭其背隨深感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

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

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罷○以李回參

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

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

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

是命○范福棄蔡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蔡州今汝寧府

○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

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詔

能建策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十月李回罷○王德斌邵青之

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崇明沙今為縣屬蘇州府

○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于和尚原玠自富平

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

張浚  
殺曲端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高宗紀 四

吳玠和尚原之捷

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為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犄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相拒遂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朝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

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焉

黃牛山在漢中府城西南鬚音剝衄挫也敗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發州有司請椿辨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發州召商人

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

○升越州為紹興府○關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

州知州王亨斬之○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

慶陽○慕容洧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

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

陷道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援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

韓世忠名將

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捷聞帝曰雖古

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

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

之請帝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揚州經理淮東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以降盜崔增李俸邵青趙延壽李振

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三月桑仲為其黨所殺李橫復郢州先是仲

上疏願脅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

制應援仲至郢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

明復其州○金人侵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

下所殺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

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

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

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瓌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

劉光世岳飛王瓌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

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

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

曾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未有勝筭從可知矣夫中原板

蕩於茲有年頤浩倚仲一人而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

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為所殺其能以任此

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不行也使其果行

其不為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

惟是舉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



以倡率其衆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願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願浩善弓馬有膽畧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予謂其無心乎曰願浩果有心則當時之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而願浩忌之謂其暴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願守常潤者今願浩也明年之欲進取者亦今願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之所守與明年之欲進取從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難乎

岳飛敗曹成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

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柳連飛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

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杜嶺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閔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彬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

祖孫亶為諳班勃極烈

自斜也卒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至是粘沒喝兀朮谷神等會朝言曰諸嗣久

曠合刺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受非其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果一名宗峻  
 史臣曰諳班勃極烈其國儲貳也金主此舉非但元仁宗不如宋太宗視之亦有愧矣

○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為國論勃極烈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

兀朮為左副元帥

蒲盧虎一名宗盤

○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

玠嗣○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解之子伯

育太  
祖孫  
中

琮于宮中帝感妻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  
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  
遂次于常州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

○王德追趙延壽于建平誅之○置脩政局命秦檜提舉○以

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未嘉若將休息者

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衆降得軍士八

萬遣詣行在○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李道

為鄧隨鎮撫使○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翟汝文罷

○孔彥舟降于劉豫○七月以翟琮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

使孟州今懷慶府孟縣汝州今屬南陽府唐州今南陽府唐縣

○呂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安定郡王令話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駁

友國  
論時  
政

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

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

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

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

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

心所以决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

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

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

五者  
帝王  
之能  
事

春秋經世大典

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鎖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至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城三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忘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

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胃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程瑀等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

變其自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  
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  
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  
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  
松栢尹焯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栢挺  
獨秀然獨秀者也○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  
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  
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  
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從耳動  
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  
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  
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

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  
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  
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岳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  
所言宗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  
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于劉豫○罷脩政局○王  
倫還自金倫被執久之懷歸乃倡為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  
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  
人情為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以潘致堯為金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却其幣奔劉豫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  
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以王似  
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

子羽  
慷慨  
有才

趙開善理財

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以令時為安定郡王○金元帥左都監耶律余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十月禁私酤○裕享于温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師討楊太太年少楚人謂少為么故又曰楊么  
○王彥復秦州○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為盜散處荆襄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初置江

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置之故郡邑多橫賦自此大為東南民害

○召張浚

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王○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錄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

撒離喝乘勝而進金州今屬漢中府石泉縣在金州西

癸丑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子羽走三泉○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

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  
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  
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  
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  
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  
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  
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  
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  
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

子羽  
敗師  
金

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  
川子羽移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  
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  
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  
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  
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  
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  
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  
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  
河池縣漢中府鳳縣洋州漢中府洋縣定軍山在漢中府東南  
金牛鎮在漢中府沔縣西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潭毒山在保  
寧府廣元縣東北出連雲棧褒水通河斜  
水通渭褒斜同為一谷不虞猶云不意也

李橫復穎順軍穎昌府穎順軍今鈞州穎昌府今許州俱屬開封府

○造渾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京西招

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為和州

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殺金平在仙人關右興州長舉縣時

璘守和尚原而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奔之而別營之殺金平即殺金嶺也在漢中府畧陽縣西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

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

豫復陷穎昌府○以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四月朱勝

非以母喪去位○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為商號陝州

鎮撫使○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晟復陷虢州○

楊太僭號大聖天王太即公也○水軍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潘

致堯還自金以韓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

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

議和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閬州時浚被召而

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而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至是

詔周隨亨李原宣押王似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浚及劉子

羽王庶劉錫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興州規守德安七年

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

歸人議和也○詔王瓌會師討楊太○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零都

夏吉平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喻飛屠虔城飛請誅首

惡而赦協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

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盜彭友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

飛至虔賊彭友悉眾至迎戰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遣死士疾馳登山賊濱皆降零都縣屬贛州府虔州即贛州吉安府

吉安府

綱目斷云仁哉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備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起復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八月翟琮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伊陽縣今河南府嵩縣

○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樛與附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反案驗無狀伏誅

○九月呂頤浩免時頤浩言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願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

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綱目斷云頤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心則非也

○以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次鎮江府王瓌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州○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荆南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是也



○罷諸路類省試舉人○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禁沿淮兵擅

侵齊境○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言也金兀朮取和尚原○十

二月金李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

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

○劉豫以孔子後璫襲封衍聖公主祀事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以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

宮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帝益罷○三月吳玠

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鉄山

捷關之仙人吳玠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路入援肩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攻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屢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厄其歸

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張浚還自

閩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後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

師失地跋○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副使○四

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

○吳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關師古以洮岷叛

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

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

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

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

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岳飛  
取襄陽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曰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  
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岳飛復襄陽飛至郢為齊守京超號萬  
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  
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  
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  
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  
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捨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  
無數成夜遁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王帛志已驕惰劉豫僭  
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  
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  
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金  
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  
岳飛使牛皋復隨州○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岳飛  
使王貴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軍

以趙  
鼎都督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  
此○章誼還自金師○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  
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  
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  
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  
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  
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  
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醵音遞會  
飲酒也募人請闕訟之  
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  
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聰明之下矣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

憂○以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為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二事帝未許侍御史魏在劾其過勝非請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劉豫聞岳飛復以應豫謂兀木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倪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除步卒自楚攻承州

○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

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

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之至是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是時世忠得命進駐

揚州手敕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

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

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

抵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兒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中興  
武功  
第一

李董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搃人曾  
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  
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收亦擊敗金人于天長  
之鷓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  
十三相距未决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  
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  
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  
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  
中興武功第一

天長縣今  
屬鳳陽府

綱目斷云自虜寇再至籍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

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  
誓以必死其中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甫進伏軍夾擊虜兵  
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胷中云爾論者以  
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  
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故綱目特謹  
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耳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  
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  
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  
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  
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  
區以圖報國○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立朝廷  
以金故至名為

大齊至是始聲其罪○金人入濠州○金人入光淞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决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師引去皋追敗之○金師渡淮北歸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師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猗不

趙鼎  
真宰相

李綱  
上疏

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志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

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  
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  
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  
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  
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  
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  
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  
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  
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

攻戰  
之利

措置  
之方

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  
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  
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  
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  
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  
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  
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  
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  
之方則臣願先定駐驛之所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  
建康駐驛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  
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  
之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疆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

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迄今九年國不  
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  
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  
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  
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  
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  
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  
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  
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  
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  
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  
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

用人  
如用  
醫

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  
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  
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  
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  
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  
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  
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  
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高宗紀 六十一  
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  
貲使軫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  
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  
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  
倉廩實府庫充噐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  
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  
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  
不能用中國各曰神州赤縣  
乙卯五年金熙宗宣天會十三年。西遼康國九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  
之帝在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

帥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浚為  
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鄧瓊復光州○金主晟死諳班  
勃極烈置立

史臣贊曰金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  
事滅遼舉宋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武脩文經國規模於是  
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亶  
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

瓊山丘氏曰金主之死舊皆書卒此以死書何本朱子綱目  
書法也綱目於阿保機德光皆以死書故爾或曰遼人僅得  
山前山後數州之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於遼可乎蓋  
論事者當以理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揆之以春秋  
之法華華夷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



正也亦其分也夷而侵中國之地則非正矣作史者當計其  
侵之多寡而定其罪之輕重焉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即與而  
進之豈非示則於夷狄使之依例倣倣為中國無窮之害哉  
或曰綱目於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之種然皆生  
於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於  
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温州

趙鼎

○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于閬州○以趙鼎

張浚

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

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樞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

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味長若高處相

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矣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揚么于洞庭湖

王夔討么連年不克遂命飛

太廟于臨安

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

將以臨安府為父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

世妾許氏等為孺人從光世之請妾之有封自此始○閏月胡松年罷○王夔

免○總置制司命孟庾領之經理錢穀而增額外之數大為東南之害○三月張浚

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鬻民間

田宅契紙○四月罷鎮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奉

安神主于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初太上自

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欲

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

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

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

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

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論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又非有曹馬之篡  
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  
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  
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  
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  
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  
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史臣曰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  
弁寧不歸而不失王倫之黨寧不生而不受金虜之官迨全  
節以歸與張邵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  
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嘆馬用之未生魂消雪塞攀龍鬚之

莫逮淚洒冰天若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錄焉

行朝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  
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  
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羅從  
彥南劔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  
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  
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  
門人李侗最著○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  
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

胡寅  
上疏  
金諫使

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九四十年飲食或不克而怡然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南劍今延平府傳羅縣屬惠州府蕭山縣屬紹興府豫章今南昌府延平府屬福建

○五月何薜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戍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

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薜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薜行寅因乞外知邵州○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貴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

出就資善堂聽讀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  
國公就堂聽講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燕  
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  
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之業其在是乎○以令缸為安定郡  
王○行統元歷○金左副元帥訛里朶卒○六月岳飛大破揚  
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  
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先  
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  
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  
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勝者擒  
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之會張浚至潭州席益  
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  
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  
燠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不受燠節制故也鞭之使無賊曰三  
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并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旨召張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廟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

岳飛  
破楊

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  
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  
揚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踪劉說  
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  
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  
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  
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  
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溺赴  
水近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  
千艘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而  
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  
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  
言為識云○孟庾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仁聖烈  
皇后罪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

子孫不許在朝

昭化軍今漢中府金州  
單州金交州府碭山縣

○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  
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令民自實田畝間架于官賣之○十

徵處  
士尹

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先是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生聞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關得程頤之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督那純拜而受之因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焞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復以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樞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夏大德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

臨安府○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安定郡王令砮卒

○二月置行在交子務○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

圍淮陽軍金兀朮救之世忠還○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

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盱眙縣屬鳳陽府○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

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

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

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救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山陽縣屬懷安府如怕之類

○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

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關子罷交子務○六月張浚撫師淮上

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揚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

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

喪詔不許○以令憲為安定郡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

經畧安撫使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為左

司諫○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

李迨代之○岳飛使牛臯復鎮汝軍○以秦檜為行宮留守孟

岳飛  
素志  
復中  
原

庚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揚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吏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使至是漸用事

○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金主追帝其先祖

禹晉曰始祖烏

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劬里鉢曰世祖頗刺叔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皇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䟽進

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帝至平江府○十月劉麟劉

覲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覲大敗走

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

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

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

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

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

豫而遣兀朮引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

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肥姪覲

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

州以犯六安朝廷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

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

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

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

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

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俊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俊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眾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

藕塘  
之捷

阻乃引趣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眾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引兵趣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猗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猗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合肥定遠六安縣名

渦口城各采石山在太平府北

○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

子夷列年幼遺命其后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

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

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

彥質請帝回驛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

下一再臨江士風百倍今六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

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

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

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按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

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

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

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

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

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浚在外

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鼎有是

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鼎乃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鼎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



高宗欲竄浚賴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罷程頤之學詔從之○以劉頴為廣州參議軍事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

府○金初用大明歷○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鮮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時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十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

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庶士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墮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倫帝

命謂疑顛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局若見歸○以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

進拜太尉以王德鄴變兵隸之帝復詔德鄴曰聽飛節制如朕

親行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按

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帝如建康府○

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至建康○以沈與

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常氏為皇太后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

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憂屈已講和正謂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為皇太后從之

○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庶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

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湎酒色不恤

○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

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

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

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

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

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

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

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

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素不相

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

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

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社稷長久之計在此舉

金

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與  
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  
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  
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河陽縣名陝  
府即陝州也

○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  
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  
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  
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  
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尊師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  
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

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  
國學術頗僻故貶○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  
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此皆寢閣之命咸  
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  
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  
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七月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  
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  
風○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揚沂中為淮西制置  
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之軍  
鄭夔副之夔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  
還朝德夔列狀交訟于都督  
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塋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括髮以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帟

綱目斷云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酈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性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

與共事方知其闇

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服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術也

○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十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巳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

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求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金以捷懶兀木為左右副元帥○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

所學  
所養  
大過  
人

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涪州名今重慶府

綱目斷云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涪也則用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也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龍汴執劉豫以歸廢為蜀王立行

臺尚書省于汴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死豫兵復敗藕塘至是尚書省奏豫治

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伐宋以襲之其詔有曰  
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韓世忠岳飛請伐  
金以復舊壤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

○十二月廣州盜蔡母謹和尚陷三水鎮劉領帥師討誅之蔡

謹和尚備聚于三水鎮有船四十屠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領帥為廣州參議官帥兵捕之遂殺蔡母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劉領建陽之麻沙與劉鞞同七世祖由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里人入閩

○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官及

○交趾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嗣

新刻皇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九終

借

秋

星

元年... 八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